

上海两会上文艺界政协委员为赓续红色文脉建言献策

厚植红色文化，打造文艺精品

■本报记者 王筱丽

在上海，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相融相生，共同绘就了斑斓的画卷。其中，上海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让红色基因流淌在城市的血脉中。昨天，上海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开幕。市政协委员、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与市政协委员、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喻荣军以舞台文艺创作为切入点，为城市如何更进一步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更全面地赓续红色文脉建言献策。

黄昌勇认为，自上海全力提升“三大文化”标识度以来，红色文化建设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彰显了传播力和影响力；例如中共一大纪念馆、龙华烈士陵园的改造提升；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杂技剧《战上海》等上海出品的红色文艺题材作品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在此良好的基础之上，他建议继续加大以红色文化资源为题材的优质

作品的创作力度。“在题材上需要系统谋划、推陈出新，与在地资源构成互动，把原生态的红色资源或者根据红色资源创作的作品进行其他样式的艺术呈现，打造更多红色文艺精品乃至留得下传得开的经典力作。”他举例，作为上海最大的红色革命纪念地，龙华烈士陵园对于城市来说意义非凡。由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联合出品的大型原创话剧《前哨》就是以长眠在龙华烈士陵园的左联五烈士为主人公，追忆“不能忘却的纪念”。作品自2021年2月在龙华二十四烈士牺牲90周年首演以来，在北京、苏州、宁波、福州等地演出近30场，2023年10月在北京大学百年周年纪念讲堂演出两场，北大师生1700多人购票观看。黄昌勇呼吁，更多一线创作者将目光投向龙华烈士陵园中的革命先烈，对龙华题材进行深入的开掘。

改编自作家孙甘露同名小说的话剧《千

里江山图》日前已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正式建组，作品讲述一群普通人为了革命理想奋不顾身。喻荣军表示，广播剧、评弹、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竞相改编这部本土红色传奇，都彰显了红色文化对于上海的深刻影响，“红色是上海的文化底色，这种精神内核正是这座城市历经风雨而始终屹立不倒的动力源泉”。以同名影片为故事蓝本的杂技剧《战上海》，以纪实文学《起来》为文献依据的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陈毅市长的故事在话剧、电影、沪剧中一再被讲述……发生

在上海城市里的红色故事滋养着本土舞台创作，而当代红色精品也造就了市场的火热

成了上海文化。“红色文化代表着理想精神，江南文化代表着传统和勤勉，而海派文化代表着开放和创新。”喻荣军认为，艺术创作从来都是与时代和环境紧密相连，艺术家要从生活中打捞素材、敏锐地捕捉时代的气息，结合自身的体验与思考，从中诞生的作品才能更好地反映时代、启迪思考，展现上海独特的城市风貌和历史文化。

关注文艺创作的同时，黄昌勇还留意到上海红色文化资源展陈和传承。“发端于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是上海一笔巨大的红色文化遗产，融入了上海城市文化的血脉，形成的先进文化传统，影响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文化的进程，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建设输送了大批文化骨干力量。”他提议，社会各界对坐落在虹口区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给予更多关注，纪念馆附近大批革命作家曾在其中活动的景云里也有提升空间。

上海大剧院持续先行探索音乐剧运作，引领业界前沿——

锐意创新，直面“全年龄”观众审美挑战

■本报记者 柳青

上周末，音乐剧《玛蒂尔达》最新一轮中国巡演在上海大剧院落幕，几天后，汇聚了西区和百老汇音乐剧群星的演唱会《重聚》将在同一座舞台上唱响，同时，对接百老汇产业工序、组建国际化团队创制的沉浸式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简称《大彗星》），正在前滩31演艺中心热演。短时间内，上海舞台上的音乐剧演出覆盖了全年龄观众，节目遍及多年来的经典剧目，原创和制作能力引领在行业前沿，正如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大彗星》出品人张笑丁所概括：“自2002年首度引进经典音乐剧《悲惨世界》，我们20多年持续在行业中先行探索音乐剧的运作，借力于百老汇的产业优势，促成中国创作人才和全世界音乐剧领域的文化合作。”

《玛蒂尔达》：“小孩戏”和跨文化大命题

改编自罗尔德·达尔所著的儿童文学经典《玛蒂尔达》的同名音乐剧不是第一次来上海，由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制作于2011年的这部当代音乐剧顶尖之作，四年前西区原版在中国的巡演引发轰动。因此，上海的大观众、小观众早已熟知了这位“又腰小女孩”。关于这个“了不起的孩子对抗庸俗成年人”的故事，观众是了解的。关于这部以7项英国奥利弗奖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新经典，怎样出其不意地把舞台改造成天才女孩脑海中的神奇世界，孩子们的歌声激活了充满舞台空间的字母积木，让字母如着魔般满台翻滚，观众也是了解的。甚至，台上的课桌消失，秋天从天而降，这些“名场面”都在过去几年里深入人心。这部看似被彻底翻透的旧作重返上海，仍然能连演29场且平均上座率达到98%，去年12月29日它在上海大剧院的本轮首演，现场反响不亚于四年前在中国的首演，更在非常热烈温暖的氛围中，这部剧目完成了在中国的200场演出。

《玛蒂尔达》故地重游能常演常红，和小说原作的生命力以及音乐剧作曲、舞台呈现的魅力有关，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团队不仅是再度引进一个剧目，而是让观众真正走进这部作品，让这部看似低幼的儿童剧目成为中英之间的跨文化案例。在导赏环节，歌词翻译程何解听了《玛蒂尔达》的作曲者蒂姆·门钦用英语文学遣词造句的“机锋”创造音乐剧的奇景，中文和英语的韵脚、断句的呼应，成了交到观众手里打开《玛蒂尔达》的钥匙，从跨文化的角度开拓了对这部作品的认知，让观众“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大彗星》：一部挑战观众的全新作品

作为《大彗星》的出品人，张笑丁在首演成功后非常自信地表示：“这是对百老汇产业流程、且对百老汇原版进行全面提升的进化版，上海版《大彗星》让中国的音乐剧从业者与观众看到一部具有突破性的新音乐剧，树立起中国原创音乐剧的上海标准。”从建组到首演的几个月里，《大彗星》在制作层面的突破性被频繁讨论，它定义了中国音乐剧产业的“重工业产品”的规模和品相，这是行业内达成的共识。

其实，《大彗星》更为大胆的超越是它对音乐剧审美模式发起的挑战。音乐剧演员刘阳在演后谈到：“这部作品在技术和美学层面都很复杂，它看似提供了显而易见的娱乐性，但实际上它向沉溺于观剧舒适区的观众发起了极具艺术性的挑战。它的不拘一格的作曲风格，以及通过音乐实现对托尔斯泰原作小说的陌生化，能让一部分锐意求新的观众得到极大享受，也会对大部分观众造成审美压力。”

《大彗星》选取了《战争与和平》中看似最为戏剧化的一个段落：已经订婚的娜塔莎在未婚夫安德烈离开莫斯科的日子里，被花花公子阿纳托利诱惑，盲目悔婚又陷入自责且一病不起，皮埃尔夹在挚友和他看着长大的姑娘之间，左右为难，却也因此看清了自己对娜塔莎隐秘且压抑着的爱。他把情节转化成围绕着人物的独白式吟唱。“一唱到底”的形式让一部剧看起来像一张音乐风格杂糅的“专辑”，并且，爵士乐、电音、摇滚和说唱元素的大量使用，颠覆了人们对“托尔斯泰小说”的印象。而戴夫·马洛伊在剧中，用他的才华体现在，他的出其不意的音乐风格，在表达的底层逻辑上仍然能和托翁对人物塑造相呼应，曲风在陌生化托翁的同时，达成了和托翁的对话。以及，尽管全剧直观的演出形式是反戏剧的，然而原作人物之间和人物内在的激烈冲突，恰如其分地通过音乐的表达实现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彗星》完成了对“音乐剧”形式的解构和创新。



▲2024年1月14日至3月3日，音乐剧《大彗星》在交通银行前滩31演艺中心大剧院开启50场的亚洲首演，在辞旧迎新之际，带来冬日的温暖。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音乐剧《玛蒂尔达》海报。制图：李洁

大舞台开启它的中国首演，22年过去，六位在不同时期参与过《悲惨世界》的音乐剧明星演员“重聚”于《重聚》演唱会，这台演唱会未演先热，可见由《悲惨世界》开启的中国音乐剧演出市场，经20多年积累了全世界音乐剧行业无法忽视的观众群。

《重聚》：音乐剧群星在中国舞台和观众缔结的情感难以量化

2002年，原版《悲惨世界》在上海

《重聚》呈现的26首曲目，涵盖了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如《剧院魅影》《魔法坏女巫》《红磨坊》《我，堂吉珂德》，也有来自近年热门的迪士尼动画改编音乐剧，如《美女与野兽》和《冰雪奇缘》，同时选取了一些资深音乐剧观众心仪的“冷门杰作”如《行进》和《火腿骑士》，但选曲最多的剧目仍是中国观众“梦开始的地方”——《悲惨世界》，占到6首。

因在《悲惨世界》中扮演沙威被中国观众熟知的厄尔·卡特特不仅在这里有数量庞大的粉丝群，还被亲切地昵称为“木匠”，他兼任了《重聚》演唱会的导演，谈到这次在上海演出，他感叹：“这不仅是和音乐剧同行的重聚，也是和这么多年支持我们的中国观众久别重聚，我们在中国舞台上和观众缔结的情感，是难以量化的。”

可见，好作品才是演员最大的底气，好角色从来不会被观众忽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说到底，演员应当以角色的塑造和表演为重，而非过分关注番位的高低。又或者，如果演员有自信让自己的角色鲜活生动、深入人心，那又何需兴师动众去撕、去抢？更何况，不关注人物创作和表演，没有“立得住”的角色来吸引口碑，单靠粉丝口水大战争来的“一番”，也并非什么值得骄傲的荣誉。

国潮迎新，海派民乐奏响欢乐中国年

■本报记者 姜方

由著名指挥家、乐团首席席指挥兼荣誉艺术指导汤沐海执棒，上海民族乐团前晚上演“欢乐祥和中国年”新春音乐会。《春之舞》等多首饱含地域风情的国乐作品，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激荡起欢腾旋律，将浓浓年味与乐迷们共享。

在音符声中喜迎新春佳节，接下来，一系列立足中华音乐传统、体现多元文化交融创新的民乐作品将在上海舞台呈现。下月初举行的2024上海新春音乐会上，唢呐协奏曲《春度玉门关》、二胡与乐队《长城随想》（选段）将由上海交响乐团诠释，以昂扬主题传递春之气息；龙年大年初七和正月十一，上海民族乐团将分别奏响“火红中国年”新春贺岁音乐会与“欢乐祥和团圆年”元宵音乐会，以温暖国乐送上真挚祝福。

在元宵佳节当天，自得琴社的乐手们将身着宋代复原服装，在广州大剧院上演“琴为何物·宋·水云归”音乐会。届时，这支成立于上海的音乐团将把醉梦带到羊城，与当地乐迷一起在宋韵中醉梦而归。

多元国乐作品传递大江南北浓浓年味

前晚的“欢乐祥和中国年”新春音乐会上，竹笛、二胡、琵琶、唢呐等中国传统乐器悉数登场，汤沐海携上海民族乐团以一系列器乐联奏将音乐会推向高潮。《姑苏行》《良宵》《春江花月夜》《百鸟朝凤》等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展现多样民族乐器各自独特的音色魅力，合奏《春节序曲》《花好月圆》《瑶族舞曲》等作品则以温暖热烈的音符，传递了国乐的时代风采。

“民族音乐流淌着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新时代的民乐从业者更需要不断探索传统民乐在当代的创造和创新之路。”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告诉记者，从元旦前夕到新春佳节，乐团推出的多台海派民乐演出不仅传递了节日氛围，更是对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比如演出结合了当下时装的特点，又具有传统文化的飘逸气息；乐手们在不断开发民乐演奏音域可能性的同时，也将南美爵士、巴萨诺瓦节奏和桑巴舞曲等具有特色的世界音乐元素加入音乐会中。”

让民族乐器在恢弘交响中彰显祖国大地的万千气象，上海交响乐团即将在2024上海新春音乐会中，由叶聪执棒上演新一日两部民乐力作。届时张倩渊将吹响唢呐协奏曲《春度玉门关》，这是中国当代作曲家胡廷江创作于2022年的一部新作。作品前半部分意在刻画旧时西域之苍茫，音乐闪现了大漠、风暴、商队驼铃等场景，后半部分则描绘今日西域之繁华，礼赞边疆建设之成就、人民之奋斗。其中作为主奏乐器的唢呐时而深邃细腻，时而粗犷嘹亮，层层推进，将民间演奏技法汇入宏大交响。《长城随想》则是刘文金创作于1982年的二胡协奏曲，由著名演奏家闵惠芬首演。此次二胡演奏家闵惠芬携手上交奏响作品选段，以迂回婉转的音符营造长城崛起之气势，描绘英雄翻山越岭的诗篇，赋予听者向往美好前景的坚定信念。

爆款国风乐团将诗意宋韵送到羊城

以“宋”为题，以“词”为境，重整丝竹，更添“管弦”——来自上海的国风乐团自得琴社，以爆红网络的多支单曲而出圈。这支上海本土的乐团已走出申城开启了国内巡演，在龙年元宵当天将为广州观众带去古意十足又不至新鲜感的视听盛宴。届时，从低垂双髻、插梳簪花的宋金时期少女，到戴冠插梳、披衫长裙的北宋中后期仕女，都将现身广州大剧院的写意舞台，伴随着动人旋律掀起阵阵国潮。

乐团负责人告诉记者，“琴为何物·宋·水云归”是自得琴社朝代系列音乐会的第二部作品。如果说“唐·孤烟直”取大唐磅礴包容之气韵，不断重塑音乐时间与地域的边界，那么“宋·水云归”则内化了艺术家们的情感，观照大时代下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与情感。

在音乐会的节目编排上，自得琴社将民乐与管弦乐结合，特别邀请布达佩斯交响乐团为《葡萄仙子》《满江红》《槐黄》《泛沧浪》《桂枝香》六首作品录制伴奏。古曲与交响乐的交融碰撞，将赋予民乐更多元的音乐表现力。从展现市井生活鲜活与烟火气的《醉解渔》《葡萄仙子》，到表现将士们收复河山的壮怀激烈的《满江红》，这些或全新创作或取材于中外名曲的作品，凝结着新一代民乐创作者们的巧思。

此外，多首传统名曲届时也将纷纷呈现，如《梅梢月》《碧涧流泉》；也有宋代著名词人、音乐家姜夔的《杏花天影》，带着文人的吟叹感怀旧梦。包容创新的新派民乐，旨在唤醒听众们对于华夏文化血脉深处的认同。



▲“欢乐祥和中国年”新春音乐会。

▶自得琴社演出照。

（均演出方供图）制图：张继

文艺辣评

角色“立不住”，争番有何用？

卫中

日前某头部IP古偶剧的续作宣布开播，戏好戏坏尚未现端倪，当天早些时候男女主之间的番位之争却已提前打响——双方的工作室和粉丝在网络上唇枪舌剑，相关话题瞬间霸榜热搜。尽管有网友猜测这或许只是炒作造势，但这场“吃相难看”的“撕番大战”着实夺人眼球，占用公共空间也已是不争的事实。

多年前这部仙侠古偶剧的首部播出即是爆款，领衔主演的胡歌、刘亦菲等优秀青年演员表现出色，不仅成就了个人早期代表作，也为同类题材创作留下了标志性作品。此次播出的续作是该剧的第四部

作品，两名青年演员未见表演上有何建树，却以流量带热度，吵得“鸡毛满天飞”；女主角方面不念制作方未按照合同中约定“单幅字幕且位列所有演员署名第一位”，而男主角方面回应表示自己签的合同里承诺了“平番（并列位置）”。其实，这之中的是非对错完全可以过各方协商私下解决，却选择公然在网络平台上互怼互撕，继而引发双方粉丝互相攻击，一时间谩骂之声沸沸扬扬，饭圈互攻再次抬头。

在流量明星看来，“争番”争的是更多的曝光率、知名度和商业机会，所以争番番

位的背后就是商业利益之争，甚至在粉丝的眼里，只要争到“一番”就有了可以“拉踩”其他人的资本……争的理由多种多样，但都无关表演质量和作品口碑。

殊不知，此前多部影视作品已有前车之鉴：在播出前的番位之争同样闹得乌烟瘴气，但剧集播出后收视惨淡，口碑“扑街”，于是曾经在网络上打得“头破血流”的双方通通偃旗息鼓，主动淡化自己在剧集中的存在感，甚至避之不及。

与之相反的是，很多实力派演员并非“一番”，但坚持“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的创作理念，兢兢业业把自己的角色演绎

得出神入化，比如热剧《繁花》中的游本昌、董勇、范浩煜等，明明只是配角却个个深入人心，赢得广大观众的喜爱。

可见，好作品才是演员最大的底气，好角色从来不会被观众忽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说到底，演员应当以角色的塑造和表演为重，而非过分关注番位的高低。又或者，如果演员有自信让自己的角色鲜活生动、深入人心，那又何需兴师动众去撕、去抢？更何况，不关注人物创作和表演，没有“立得住”的角色来吸引口碑，单靠粉丝口水大战争来的“一番”，也并非什么值得骄傲的荣誉。